

經部

御製律吕正義後編卷八十六

樂制考九

宋二

宋

宋史樂志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為磬範中金為鐘圖三辰五靈為器之

飾故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鐘聲弇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歴嗣守成憲未遑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野之序辨正二舞容

節而鎮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嗣位以樂來上按試於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出於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以帝指為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

雅樂頌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南渡之後大抵皆用先朝之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出乃相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著為成書理明義析且有條制粲然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

按此節録宋史樂志序有宋一代樂制大凡具於此然則宋之與唐雖稍崇古誼不以淫哇亂雅樂

其為不能振廢起衰則一而已

又按周顯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秬黍校正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鐘之管作律準以宣其聲宋乾德中太祖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上言曰古聖設法先立尺寸作為律呂三分損益上下相生取合真音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為準的後代試之或不符會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

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較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高蓋由於此況影表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黄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内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書省集官詳定衆議僉同由是重造

十二律管

太宗太平興國中嵐州獻祥麟雍熙中蘇州貢白龜

端拱初澶州河清廣州鳳凰集諸州麥兩穗三穗者連歲來上有司請以此五瑞為祥麟丹鳳河清白龜瑞麥之曲薦於朝會從之

元日朝賀畢再御朝元殿羣臣上壽復用宮縣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為定制和峴請取今朝祥瑞之殊尤者作為四瑞樂章備郊廟奠獻以代舊曲詔從之有司雖承詔不能奉行故今闕其曲

太宗造九絃琴宮調鳳吟商調角調徵調羽調龍仙

羽調側蜀調黄鍾調無射商調瑟調變弦法各一制宫調鶴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龍仙羽調八仙操凡三曲又以新聲被舊曲者宫調四十三曲商調十三曲角調二十三曲徵調十四曲羽調二十六曲側蜀調四曲黄鍾調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造五絃阮宫調商調鳳吟調角調徵調羽調黄鍾調無射商調瑟調碧玉調慢角調金羽調變弦法制宫調鶴唳天弄鳳吟商調鳳來儀弄凡二又以新聲

被舊曲者宮調四十四曲商調十三曲角調十一曲徵調十曲羽調十曲黃鐘十九曲無射商調七曲瑟調七曲碧玉調十四曲慢角調十曲金羽調三曲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詳定所言東封道路稍遠欲依故事山上圓臺及山下封祀壇前俱設登歌兩架壇下設二十架並二舞其朝覲壇前亦設二十架更不設熊羆十二案從之

按禮志云大中祥符元年詔今年十月有事於泰

山命翰林太常禮院詳定儀注又山上置圜臺徑五尺高九尺四陛上飾以青四面如其方色一壝廣一丈圍以青繩三周燎壇在其東南高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户方六尺山下封祀壇四成十二陛如圜飾制上飾以青四面如方色外為三壝燎壇如山上壇制又詳定所言朝覲壇在行宫南方九丈六尺高九丈四陛陛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一壝二分在南一分在北其圜臺上設登歌

鐘磬各一具封祀壇宮架二十虡四隅立建鼓二舞朝覲壇宮架二十虡不用熊羆十二案又詔王旦撰封祀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

眞宗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禧安之樂爲封安皇地祇禧安之樂爲禪安飲福禧安之樂爲祺安別製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鶴瑞木五曲施於朝會燕享以紀瑞應

按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黄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有司以聞上召羣臣拜迎於朝元殿啓封號稱天書丁卯紫雲見如龍鳳覆宫殿戊辰大赦改元二月壬午文武官將校蠻夷耆壽僧道二萬四千三百七十餘人詣闕請封禪表凡五上夏四月甲午詔以十月有事於泰山五月壬戌王欽若言泰山醴泉出六月乙未天書再降於泰山醴泉北壬寅迎泰山天書於含芳園雲

五色見俄黃氣如鳳駐殿上八月己酉王欽若獻芝草八千餘本九月甲子奉天書告太廟悉陳諸州所上芝草嘉禾瑞木於仗内庚辰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乙酉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冬十月辛卯車駕發京師扶侍使奉天書先導戊申王欽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餘本己酉五色雲起嶽頂庚戌法駕臨山門黃雲覆輦道辛亥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於左以太

祖太宗配帝衮冕奠獻慶雲繞壇月有黃光命羣
臣享五方帝諸神於山下封祀壇上下傳呼萬歲
振動山谷降谷口日有冠戴黃氣紛郁壬子禪社
首如封祀儀紫氣下覆黃光如星繞天書匣還奉
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癸丑御朝覲壇之壽昌殿
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
眞宗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覲亞獻終獻皆不作樂
因令檢討故事以聞有司按開寶通禮親郊壇上設

登歌皇帝升降奠獻飲福則作樂壇下設宮縣降神
迎俎退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則作亞獻終獻升降
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間有司攝事不設宮架二舞故
三獻升降並用登歌今山上設登歌山下設宮縣二
舞其山上圜臺亞獻終獻準親祠例無用樂之文於
是特詔亞終獻並用登歌
聖祖降有司言按唐太清宮樂章皆明皇親製其崇
奉玉皇聖祖及祖宗配位樂章並望聖製詔可之聖

制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慶之舞武舞曰降真觀德之舞自是玉清昭應宫景靈宫親薦皆備樂用三十六虡景靈宫以庭狹止用二十虡

按禮志云帝於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帝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翊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黄光滿

殿蔽燈燭覩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黄
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
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
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
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
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
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
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王旦等皆

再拜稱賀即召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並
布告天下命參知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宗諤龍
圖閣待制陳彭年與禮官修崇奉儀注閏十月制
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
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母號曰玄天大聖后遣官
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七年九月詔以來年
正月上玉帝聖號八年正月朔駕詣玉清昭應宮
奉表奏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

歷合真體道玉皇大天帝九年詔以來年正月朔

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聖號寶冊二日詣景靈宮

上聖祖天尊大帝徽號

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虡而四清聲相承不擊

李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

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

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

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

以聞

按玉海云景祐二年六月十三日乙丑李照請編鐘磬止用十二馮元宋祁等議二器非可輕改班固志康成注杜預釋傳丈阮氏圖三禮十六之數初無異論惟唐段安節樂府雜録有編鐘十二之說其書舛駁又陳氏樂書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歸於十二天之道也然則以十有二辰正鐘

磬樂縣之位豈他故哉凡以齊量數度考中聲順
天道而已由是觀之鐘磬編縣各不過十二古之
制也漢服虔以十二鐘當十二辰更加七律一縣
為十九鐘隋之牛弘論後周鐘磬之縣長孫紹援
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制合正倍為十四梁武帝
又加濁倍三七為二十一後魏公孫崇又參縣之
合正倍為二十四至唐分大小二調兼用十六二
十四枚之法皆本二變四清言之也蔽於二變者

不過溺於國語書傳蔽於四清者不過溺於樂緯編鐘宮縣用之先儒設於甲丙庚寅之位十二律各有正聲說取黄鐘至夾鐘四律為清聲此牛弘據鄭康成及樂緯之說也皆非聖經之意也惟聖朝李照范鎮廢四清聲用十二律之議何智識之明而遠過於諸子乎李照雖知去四清而不知去二變猶不去四清也將何以成和樂也真目論也竊嘗論之李照去四清聲已失之矣至陳暘而并欲去二變何其謬哉夫歴代四清聲之用使音可旋轉也此天

而非人奚能去之獨是黃鐘毀棄律既加高又狃於黃鐘之上不可復加濁音以陵其尊於是以黃鐘為始條理又益四清聲於其下音愈益以高樂益以不和矣況其所謂黃鐘者又當太蔟夾鐘之間而其上又無濁音則實已無所謂黃鐘也

聖祖仁皇帝加四倍律於黃鐘大呂太蔟之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歟如謂黃鐘之上不可加一律則必獨用黃鐘餘十一律皆廢不用乃可謂之尊黃

鐘然而豈理也哉易曰天德不可為首也夫臣民事物者皆君之臣民事物也豈在黄鐘一音最濁方為最尊哉在律得其元而黄鐘適得其本位耳如以太蔟夾鐘之位當黄鐘而上又别無更濁之音是則所謂迭相陵者而黄鐘以亡諸儒猶斷斷如也可謂惑矣

宋祁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敕元等詳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

今皆具而不擊别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於今仍在又雷鼓靈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為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製今既修正雅樂謂宜申敕大匠改作諸鼓使擊考有聲及創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時有上言以為雷鼓八面前世用之以迎神不載考擊

之法而大樂所制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作山趺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鼗以先引凡圜丘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三擊椎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再擊以為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植建鼓於四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鍾亥之位也中鼓黃鍾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蔟寅之位也中鼓夾鍾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

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鼓甤賔午之位也左鞞林鍾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酉之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後照等復以殿廷備奏四隅既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以周官舊法製焉於是縣内始有晉鼓矣

按文獻通考云李照制晉鼓為樂節然晉鼓所以鼓金奏非所以節樂也

古者鎛鐘擊為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鎛鐘而樂工相承殿廷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黄鐘太蔟㽔賓也六曲者别調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上言曰金部之中鎛鐘為難和一聲不及則宫商失序使十二鎛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黄鐘太蔟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

詔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常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為節便於合樂仍得併施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也詔從焉

隋制内宫縣二十虡以大磬代鎛鐘而去建鼓唐武后稱制改用鐘因而莫革及是乃詔訪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鎛

鐘本施內宮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繼有因改先皇帝東禪梁甫西瘞汾陰並仍舊章陳於縣奏若其所用吉禮則中宮之縣祀禮則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蠶今之奉慈廟后廟皆應陳設宮縣則三十六虡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擊之法謂宜同於鎛鐘比緣詔旨不俾循環互擊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為樂節也詔可

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樂圖議其

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但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先後故旅進輩作而無終始之别且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錞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旣摇而亂以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為八列别使工人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錞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行列築雅以陔步武

鼗鐸鎛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則庶協舞儀請如祁所論

帝躬欵奉慈廟樂縣罷建鼓始以磬代鎛鐘禮官又言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何休范甯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干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旹據以為説故章皇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以來中宫之縣既用鎛鐘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鐘石之樂尤為失

禮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鎛鐘取陰教尚柔以靜為體今樂去大鐘而舞進干楯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大樂損舊以漆飾敔令黄其色以本土音或奏言柷舊以方畫木為之外圖以特卉則可矣而中設一色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挏之鄭康成以為設椎其中撞之今當創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東方圖以青隱而為青龍南方圖以赤隱

而為丹鳳西方圖以白隱而為騶虞北方圖以黑隱而為靈龜中央圖以黄隱而為神螾撞擊之法宜用康成之說從之

詔以新製雙鳳管付大樂局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簧焉朕因自造葦籥清管簫管清笛大笙大竽宮琴宮瑟大阮大稽凡十一種永備雅器詔許以大竽大笙二種下大樂用之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弦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弦

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皆以象律呂之
數又敕更造七弦九弦琴皆令圓其首者以祀天方
其首者以祀地
按玉海云景祐二年八月十八日己巳太常言准
降到樂器一管閱習笛工徐惟德閱習黄鐘大呂
十二均並合聲韻詺以雙鳳管為名下大常肄習
其制合二管以作聲律管端刻為雙鳳之飾施兩
簧焉是日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新制樂李照又造

葦籥清管簫管清笛雅笛大笙大竽詔以笙竽下大樂用之九月四日詔笳管以牙骨參用染以紅又李照自造新樂笙竽琴琵箄篥等十二種皆不可施用但存笙竽數種而已又謂今箄篥乃豳詩葦籥製為大管葦篥議者陋之

又按文獻通考云宋朝大樂諸工以竽巢和併為一器率取胡部十七管笙為之所異者特以宮管移之左右而不在中耳或二十三管或十九管二

十三管則兼乎四清二變十九管則兼乎十二律七音要皆非古制也李照雖更制大竽然不能革舊器而兼用之亦未為深知樂也

又按宋中興樂志論云宋朝始制二弦以象天地謂之兩儀琴每弦各六柱又為十二弦以象十二律其倍應之聲靡不畢備

帝乃親製樂曲以夾鐘之宮黃鐘之角太蔟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

月作太安以享景靈宮罷舊真安之曲以黄鍾之宮大呂之角太簇之徵應鍾之羽作興安以獻宗廟罷舊理安之曲景安興安唯乘輿親行則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鍾之徵黄鍾之宮太簇之角南呂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獻五帝以林鍾之宮太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呂之羽作寧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罷舊靖安之曲於時制詔有司以太祖太宗眞宗三聖並侑乃以黄鍾之宮作慶安之曲以奠幣彰安之曲以

酌獻又詔躬謁孝慈廟章獻皇后之室作達安之曲以奠瓚厚安以酌獻章懿皇后之室作報安之曲以奠瓚衎安以酌獻皇帝入出作乾安罷舊隆安之曲

常祀至日祀圜丘太祖廟以黃鍾之宮作定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太簇之宮作皇安以奠幣肅安以酌獻祈穀祀昊天太祖配作仁安以奠幣紹安以酌獻孟夏雩上帝太祖配以仲呂之宮作獻安以奠幣感安以酌獻夏至祭皇地祇

太祖配以𤰞賔之宮作恭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季秋大饗明堂眞宗配以無射之宮作誠安以奠幣德安以酌獻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應鐘之宮作化安以奠幣韶安以酌獻又造沖安之曲以七均之為八十四皆作聲譜以授有司沖安之曲獨未施行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又為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第一釋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

樂第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用律及陰陽數配第五十二管長短第六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辰通之於䩉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以授樂府以考正聲以賜羣臣焉

按律歷志云仁宗著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述七宗二變及管分陰陽剖析清濁歸之於本律次及間聲合古今之樂參之以六壬遁甲其一釋十二均曰黄鐘之宫為子為神后為土為雞緩為正宫

調太簇商為寅為功曹為金為般贍為大石調姑
洗角為辰為天剛為木為嗢沒斯為小石角林鍾
徵為未為小吉為火為雲漢為黄鍾徵南呂羽為
酉為從魁為水為滴為般涉調應鍾變宮為亥為
登明為日為密角為高大石調夾鍾徵為夷則徵
仲呂羽為仙呂調林鍾變宮為南呂宮太簇變徵
為林鍾徵南呂之宮為中管仙呂宮應鍾商為中
管林鍾商大呂角為中管高大石角姑洗徵為南

呂徵甤賓羽為中管仙呂調夷則變宮為仙呂宮夾鍾變徵為夷則徵無射之宮為黄鍾宮黄鍾商為越調太簇角為變角仲呂徵為無射徵林鍾羽為黄鍾羽南呂變宮為中管仙呂宮姑洗變徵為南呂徵應鍾之宮為中管黄鍾宮大呂商為中管越調夾鍾角為中管雙角甤賓徵為應鍾徵夷則羽為中管黄鍾羽無射變宮為黄鍾宮仲呂變徵為無射徵二明所主事調五聲為五行五事四時

五帝五神五嶽五味五色為生數一二三四五成數六七八九十為五藏五官及五星三辨音聲曰宮聲沈厚麤大而下為君聲調則國安亂則荒而危合口通音謂之宮其聲雄宏屬平聲西域言婆陁力商聲勁凝明達上而下歸於中為臣聲調則刑法不作威令行亂則其宮壊開口吐聲謂之商音將將倉倉然西域言稽識稽識猶長聲也角聲長而通徹中平而正為民聲調則四民安亂則人

怨聲出齒間謂之角喔喔確確然西域言沙識猶質直聲也徵聲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歸于中為事聲調則百事理亂則事隳齒合而脣啓謂之徵倚倚嚱嚱然西域言沙臘沙臘和也羽聲嚶嚶而遠徹細小而高為物聲調則倉廩實庶物懽亂則匱竭齒開脣聚謂之羽詡雨酗芋然西域言般贍變宮西域言侯利連猶言斛律聲也變徵聲西域言沙矦加濫猶應聲也其四明律呂相生祭天地宗

廟配律陽之數曰太空肓五太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也分為七政陽數七所以齊律呂均節度不可加減也以肓六甲六甲天之使行風雹筴鬼神為歲日時有善惡故為九宮九者陽數變化之道也為四正卦五行十幹陰陽錯綜律呂相叶命宮而商者應修下而高者降下生隔八上生隔六圖於左其五著十二管短長其六出度量衡辨古今尺龠律呂眞聲本陰陽之氣可以感格天地在

於符合尺寸短長宜因聲以定之因聲定律則庶
幾為得以尺定聲則乖隔甚矣
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員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
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
摩之工九十一搏埴之工十六設色之工百八十九
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縣至于鼓吹及十二案
悉修飭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樂圖二十篇以載鎔
金鑄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

差是月與新樂并獻於崇政殿詔中書門下樞密院
大臣預觀焉自董監而下至工徒凡七百餘人進秩
賞賜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樂并聖
製及諸臣樂章用之先是左司諫姚仲孫言照所製
樂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為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
以三辰五靈為樂器之飾臣愚竊有所疑自祖宗考
正大樂薦之郊廟垂七十年一旦黜廢而用新器臣
竊以為不可御史曹修睦亦為言帝既許照制器且

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不聽焉

按玉海謂照所定黄鐘中無射倍聲以彼時所謂黄鐘擬之黄鐘在太簇夾鐘間而中其無射倍聲則或去黄鐘不遠也惜李照之器今已亡不可得而考矣

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竊以律呂旋宫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凖為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

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為均自用正管短者為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為一虡者蓋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為一虡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為一虡者以均清正為十四宮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為一虡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為小架二

十四為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縁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彊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玆法故夷則為宮則黃鐘為角南呂為宮則大呂為角無射為宮則黃鐘為商太簇為角應鐘為宮則大呂為商

夾鍾為角葢黄鍾大吕太簇夾鍾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鍾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為宫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暢止及黄鍾清聲臣等

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宫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刱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强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别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封事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黄鍾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為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簇為角獻青帝仲呂為徵獻赤帝林鍾為宫獻黄帝夷則為商獻白帝應鍾為羽

獻累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而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帝服韡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閲雅樂自宫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徧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録賜羣臣又出新製頌塤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詔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

按馬端臨云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六州為四每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為警場眞宗至自亳親饗太廟登歌始作聞奏嚴遂詔自今行禮罷乃奏仁宗皇祐二年帝謂輔臣曰明堂直端門而致齋於内奏嚴於外恐失静恭之意因下太常禮官議議者言警場本古之鼓鼙所謂夜戒守鼓者也故王者師行吉行皆用之今乘輿宿齋其儀衛本縁祀事則警場亦

因以警衆非徒取觀德之盛恐不可廢若以奏嚴之音去明堂近則請列於宣德門百步之外俟行禮時罷奏一嚴亦足以稱虔共祀事之意帝復謂輔臣曰既不可廢則祀前一夕逦於按神宜罷之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凡鎛鐘十二黄鐘高二尺一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一寸二分深一寸一釐篆帶每面縱者四横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

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並與黄鐘同制而兩欒間遞減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黄鐘大呂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絃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黄鐘厚二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鐘厚二

寸五分詒以其圖送中書議者以為周禮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小鐘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三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

御製袷享樂舞名僖祖奏大基順祖奏大祚翼祖奏

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昌眞宗奏
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静安淑德皇后
奏柔安章懐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懐安皇帝升
降奏肅安奠瓚奏顧安奉俎徹豆奏充安飲福奏禧
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帝歸
大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舞曰
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樂章
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

治平中禮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廟二舞郎總六十四人文舞罷舍羽籥執干戚就為武舞臣謹按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廟大樂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架北武舞立於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各應樂節國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所以宴臣下

而舞者備其數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為稱事有近而不可通禮有繁而不可省所繫者大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

熙寧時禮官以宗廟樂節而有請者三其一今祠太廟興安之曲舉柷而聲已過舉敔而聲不止則始終之節未明請祠祭用樂一奏將終則戛敔而聲少止擊柷則樂復作以盡合止之義其二大樂降神之樂

均聲未齊短長不協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請以一曲為一變六變用六九變用九則樂舞始終莫不應節其三周人尚臭蓋先灌而後作樂本朝宗廟之禮多從周請先灌而後作樂

元豐初詳定所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會迎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以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令中書門下親王使相先於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座乃奏

樂引三品以上官未為得禮請侍從及應赴官先就立位中書門下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其二令朝會儀舉第一爵宮縣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有違古義請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

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
堂上下之樂交作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為四表距四
步為酇綴各六十四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
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
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為三辭之容是
為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為第一成
至第三表為再成至北第一表為三成覆身卻行至
第三表為四成至二表為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為六

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尾置於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實無所本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結綬系於柄此纛翳之謂也請按圖以翟羽為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鼗執鐸各二工金錞二四工舉二工執鐲執鐃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酇綴總干正立定位堂

上長歌以咏嘆之於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鐲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蹈厲為猛賁趫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為一伐四伐為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為一變至第三表為二變至北第一表為三變舞者覆身嚮堂郤行而南至第三表為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節步分左右

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為五變舞蹈而進為兵還振旅之狀振鐸搖鼗擊鼓和以金錞廢鐲鳴鐃復至南第一表為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武大舞故服冕執戈戚若用八佾而為擊刺之容則舞者執干戈説者謂武舞戰象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牽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刺兵玉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干戚蓋沿襲之誤請左執干右執戈其五古之鄉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謂三人吹笙

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數相敵非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請增倍為八人丹墀東西各三巢一和其六今宮縣四隅雖有建鼓鞞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建鼓并左右鞞應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為均與鎛鐘相應鞞應在建鼓旁是亦朔鼙應鼙之類請將作樂之時先擊鼙次擊應後擊建鼓其七今樂縣四隅設建鼓不擊別施散鼓於樂縣内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

散鼓詔可而樂工積習亦不能廢李照議作晉鼓以為樂節請樂縣內去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其八古者瞽矇眡瞭皆掌播鼗所以節一唱之終請宮縣設鼗以為樂節其九以天子禮求之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以鐘鼓奏九夏是皆在庭之樂戛擊則柷敔球則玉磬搏拊所以節樂琴瑟所以詠詩皆堂上樂也磬奏在堂下尊玉磬故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在庭後世不原於此以春秋鄭人賂晉侯歌鐘

二肆遂於堂上設歌鐘歌磬蓋歌鐘則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鐘則以節歌是已豈堂上有鐘邪歌磬之名本無所出晉賀循奏置登歌簨虡采玉造小磬蓋取舜廟鳴球之制後周登歌備録鐘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請正至朝會堂上之樂不設鐘磬其十古者歌工之數大射工六人四瑟則鼓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則瑟與歌皆四人矣魏晉以來登歌五人隋唐四人

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禮登歌不管貴人聲也故儀禮瑟與歌工皆席於西階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虡之下繫以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義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權蓋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鐘磬俱用八為數請罷庭中歌者堂上歌為八琴瑟之數放此其箏阮筑悉廢太常以為堂上鐘磬去之則歌聲與宮縣遠漢唐以來宮室之制寖廣堂上益遠庭

中其上下樂節苟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况朝會之禮起於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鐘磬庭中歌工與箏筑之器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

楊傑十二均圖其論謂律各有七聲更相為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令黃鐘為宮則太蔟姑洗林鐘南呂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鐘之均餘律為宮同之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

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凡律呂之調及其宮樂章具著於圖帝取所上圖考其說乃下范鎮劉几參定而王朴阮逸之黃鍾大呂正聲舛誤照之編鍾編磬雖有黃鍾大呂而全闕四清聲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夾鍾則聲失之高

歌者莫能追逐平時設而不用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鎮等因請擇李照編鐘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鐘及黄鐘大呂清聲以為黄鐘大呂太簇夾鐘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詠之中和之聲庶可以考請下朴二律就太常鐘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别製之而太常以為大樂法度舊器乞留朴鐘磬别製

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以朴樂鐘為清聲毋得銷毀

按文獻通考云初楊傑欲銷王朴之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鐘可校乃詔許借朴鐘為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散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甚諧傑大沮

凡等謂新樂之成足以薦郊廟傳萬世具明堂景靈

宮降天神之樂六奏舊用夾鐘之均三奏謂之夾鐘為宮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黃鐘為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而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而圜鐘者夾鐘也用夾鐘均之七聲以其宮聲為始終是謂圜鐘為宮用黃鐘均之七聲以其角聲為始終是謂黃鐘為角用太簇均之七聲以其徵聲為始終是謂太簇為徵用姑洗均之七聲以其羽聲為始終是謂姑洗為羽今

用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黄鐘為角林鐘之均二奏謂之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則祀天之樂無夷則林鐘而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夾鐘宫黄鐘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禮也宜用夾鐘為宫其黄鐘為角則用黄鐘均以其角聲為始終太簇為徵則用太簇均以其徵聲為始終姑洗為羽則用姑洗均以其羽聲為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度曲

按夢溪筆談云凡聲之高下列為五等以宫商角

徵羽名之為之主者曰宮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之謂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如圜鐘為宮則黃鐘乃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強謂之角而已先王為樂之意蓋不如是也

几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聲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輕重與律呂相應鍾三等王朴鐘所謂聲疾而短聞者

也阮逸胡瑗鐘所謂聲舒而逺聞者也惟李照鐘有旋轉之制鐘磬皆三十有六架架各有六則正律相應清聲自足其堂上堂下篪笛率從新製而調琴瑟阮逸墳諸器隨所下律諂悉從之乃緝新器用徙置太常闢屋以貯藏之考選樂工汰其椎鈍癃老而優募能者補其闕員立為程度以肄習焉

按律歷志范鎮是房庶之律為之言曰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瑗以横黍累

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于管以為黃鐘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為是蓋累黍為尺始失之于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嘆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鐘律未正屢

下詔書博訪羣議令庶所言以律生尺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龠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為令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

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五音旋相生法得
徵音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龠又令庶自陳其
法因問律呂旋相為宫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
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為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
宫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宫變徵
二聲以足其數庶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戾
非是當改變徵為變羽易變為閏隨音加之則十
二月各以其律為宫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

其圖送詳定所是時胡瑗阮逸制樂有定議乃補庶試秘書省校書郎遣之鎮為論于執政執政不聽四年鎮又上書曰竊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

聲音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

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慎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二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為酒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罇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百斛秬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米設有真黍以為取數至多不

敢送官此秬黍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是為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六毫為方分古者以竹為律竹形本圓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為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鐘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鐘之長者

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黄鐘之龠施于權衡則曰黄鐘之重施于尺則曰黄鐘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為尺又不起于黄鐘此尺之為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者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尺圓

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禮璧羡度尺好三寸以為尺璧羡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為尺則八寸十寸俱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六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為鬴之方十寸尺為鬴之深而容六斗

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斛方尺積千寸此斛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審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羃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非

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
鬴其重一均聲中黄鍾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黄
鍾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
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
為非是八也又按鳬氏為鍾大鍾十分其鼓間以
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今
無大小薄厚而一以黄鍾為率此鍾之非是九也
又按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

鼓為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亦以黃鐘為率而無長短厚薄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可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故知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

其外庣旁九釐五毫與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與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䳘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眞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鐘磬量與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為樂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如以

臣議為然伏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

後為樂則必至當而無事於浮費也詔送詳定所

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

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

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

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牀並非其序請

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

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

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為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二虡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

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宫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

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

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

禮部言親郊之歲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遣冡宰攝

事禮容樂舞謂宜加于常祀而其樂虡二十樂工百

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與常歲南北郊上公攝事

無異未足以稱欽崇之意乞自今凖親祠用三十六

虡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詔可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製律吕正義後編卷八十八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謝惇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七

樂制考十

宋

宋

元祐中范鎮上樂論其自叙曰臣昔為禮官從諸儒難問樂之差謬凡十餘事厥初未習不能不小牴牾後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書去其牴牾掇其要作為八論其論律論黍論尺論量論聲器言在律歷志論鐘曰夫周之制周官鳬氏言之甚詳而訓解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於鼓鉦舞甬衡之間介于鼓鉦舞之

間則然非在甬衡之上其悞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橫為修從為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為之間則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既言鼓間與舞脩相應則鼓與舞皆六所云鉦六舞四其悞二也又云鼓外二鉦外一彼既以鉦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穿鑿以遷就其說其悞三也今臣所鑄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為鐘之身鉦者正

也居鐘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為之鼓上去二以為之舞則鉦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鉦舞篆景欒遂甬衡旋蟲鐘之文也著於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鐘之數也起於内者也若夫金錫之齊與鑄金之狀率按諸經差之毫釐則聲有高下不可不審其鎛鐘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太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金齊一以黄鐘為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黄鐘最薄而輕自大吕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

小加大其可乎且清聲者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為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論磬曰臣所造編磬皆以周官磬氏為法若黄鐘股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而三分損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長短厚薄皆不以

律而欲求其聲不亦遠乎鐘有齊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為之長短厚薄而其聲和此出於自然而聖人者能知之取以為法後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則不足為法矣特磬則四倍其法而為之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宮架内止設鎛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廟特磬遂為無用之樂臣欲乞凡宮架内於鎛鐘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論八音曰匏土革木金石絲竹是八

物者在天地間其體性不同而至相戾之物也聖人制為八器命之商則商命之宫則宫無一物不同者能使天地之間至相戾之物無不同此樂所以為和而八音所以為樂也

按李照律據史所載約在倍無射黄鐘間以為黄鐘今范鎮律又下李照一律有竒則黄鐘正當倍夷則也更舛於照矣

又按文獻通考云司馬光君實與范鎮景仁往反

論鐘律書君實書云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黄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悮脱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縱置之則太長横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横置之則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

由儒者悮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黄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夫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

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悟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為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為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

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巳亡矣非黍無以見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非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謂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

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為黄鐘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邪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

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一分也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輩之所謂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罥戴宛空之處而欲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

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黄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權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不可至於法度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黄鍾適當古之中吕不知生所謂中吕者果后夔之中吕

耶開元之中吕耶若開元之中吕則安知今之太
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
豈能盡得律吕之正而欲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
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景仁復書曰一君實
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
本而有之是必謬為脱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
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
禮記玉藻之脱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脱簡哉亦

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為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幾何豈可直以一千二百黍受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為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黄鐘之長而後論用黍

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為冗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為排積之積廣為一黍之廣而然耶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徑三分圍三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今者三分四氂六毫其圍十分三氂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

一寸謂以九分之圍累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庣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据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鐘之重施于量則由黃鐘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鐘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

尺耶豈得謂尺生量耶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髙黄鍾適當古之中吕不知中吕者果后夔之中吕耶開元之中吕耶若開元之中吕則安知今之太髙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為不能盡得律吕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為異而不知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其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吕無忽微之差乃黄帝之仲尼也豈

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后能和聲令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君實書又曰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且云鑄周鬴漢斛已成欲令光至潁昌就觀周室既衰禮缺樂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夏韶頀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

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胸臆以臆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證之廷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不能決矣彼周鬴出於考工記非經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劉歆為王莽為之就使其器尚存亦不足法況景仁復改其形制恐徒役心費銅炭而已

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郊廟大樂

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頗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命作神考睿斷奏之宗廟朝廷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其議樂章曰國朝廟室之樂皆以大名之如大善大仁大美之類是也今鎮以文明之曲獻祖廟以大成之曲進皇帝以萬歲之曲進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難施於宗廟朝廷議宮架加磬曰鎮言欲乞凡宮架內於鎛鐘後各加特磬云云按唐六典天子宮架之

樂鑄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虡宗廟與殿廷同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餘如宮架之制今以鑄鐘特磬並設之則為四十八架於古無法皇帝將出宮架撞黄鐘之鐘右五鐘皆應皇帝興宮架撞甤賔之鐘左五鐘皆應未聞皇帝出入以便磬為節議十六鐘磬曰鎮謂清聲不見於經云云按編鐘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徒見於周禮小胥之注哉漢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

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為不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且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朴樂内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太髙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周禮曰鳧氏為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鎮簫笛壎篪巢笙和笙獻於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其間矣自古無

十六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

按文獻通考云元祐初范鎮用房庶律法上所定樂下詔褒美楊傑言按爾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律法有用秬黍之文無用秠之說以為必得秠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鎮所造銅量斛在上斗在下左耳為升右耳上為合下為龠上三下二與漢制

符矣漢志量聲中黃鍾始于黃鍾而反覆焉孟康
曰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宫臣叩鎮所
造銅量其聲不與黃鍾合則非漢制也黃帝命伶
倫斷竹節兩間聽鳳之鳴以為律吕此造律之本
也初無用黍之法至漢志乃有用黍之制鎮以為
世無真黍乃用太府尺以為樂尺而又下一律有
奇其實下舊樂三律矣其可用乎鎮樂律卒不行
大樂正葉防撰朝會二舞儀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

第一變舞人去南表三步總干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裏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回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執戈在腰為進旅再鼓各相擊刺再鼓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為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

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
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収其干戈為克捷之象再
鼓皆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依前蹲再鼓
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正而作猛賁趫速之狀再
鼓各轉身向裏相擊刺足不動再鼓各轉身向外擊
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陳其干戈
左右相顧為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併入行以八為
四再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

右在左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而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臺講武再鼓皆擊刺于東南再鼓皆按盾舉戈東南嚮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擊刺于正南再鼓皆按盾舉戈南嚮而望以象杭越来朝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擊刺於西北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北嚮而望以

象克殄幷汾再鼓皆擊刺于正西再鼓皆按盾舉戈
西嚮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皆舞進一步正跪右
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
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
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盡即止以
象兵還振旅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
南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
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顧左揖再

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
立再鼓皆少卻身為初辭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
顧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後為再辭再鼓皆左顧以左
手在前右手推出為固辭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
進一步正立再鼓皆俛身相顧為初謙合手當胸再
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為再謙再鼓皆左側身右垂手
為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
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而相嚮再鼓皆稍前相

揖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
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為初辭再鼓皆舞辭如上
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
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相嚮再鼓皆相顧為初謙再鼓
皆再謙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節樂
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
嚮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如
上再鼓皆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

鼓皆卻身為初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顧為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皆躬而授之正立遇節樂則蹲凡二舞綴表䆁及引舞振作並與大祭祀之舞同協律郎陳沂按閱以為節奏詳備自是朝會列用之

太常博士孫諤言臣常奉社稷之祠親覩陳設初疑其闕畧而不備退而考元祐祀儀乃與所親見者合

焉其登歌之樂雖有鐘磬筦籥搏拊柷敔之屬獨陳太社壇上而太稷闕焉夫宮架不備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公制祭祀之法則有靈鼓以鼓之有帗舞以舞之有太簇應鐘咸池以極其歌舞之節此樂文之備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於開元亦循三代之遺法于壇之北宮架備陳别異天神中建靈鼓歌虡各設二壇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考典禮凡祀太社太稷宜倣周官及開元禮文于壇之北備設宮架鐘匏竹

各列二壇南架之内更植靈鼓于是集侍從禮官議增稷壇樂而添用宫架之説不行元符元年十一月詔登歌鐘磬並依元豐詔旨復先帝樂制也

大觀中議禮局言國家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為大祠以僖祖太祖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設宫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宫架二舞詔可

詔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祀先聖本周官教國子之制然士子肄業上庠頗聞恥于樂舞與樂工

為伍坐作進退葢今古異時制于古雖有其迹施于今未適其宜其罷習二舞顧習雅樂者聽

劉昺編修樂書為八論其一曰樂由陽來陽之數極于九聖人攝其數于九鼎寓其聲于九成陽之數復而為一則寶鼎之卦為坎極而為九則彤鼎之月為離離南方之月也聖人以光明盛大之業如日方中嚮明而治故極九之數則曰景鐘大樂之名則曰大晟日王於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運當豐大之時恢

擴規模增光前烈明盛之業永觀厥成樂名大晟不亦宜乎其二曰後世以黍定律其失樂之本也遠矣以黍定尺起于西漢葢承六經散亡之後闇古人之緒餘而執以為法聲既未協乃屢變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于數十等而至和之聲愈求而不可得也傳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秬黍云乎哉其三曰焦急之聲不可用于全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

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和樂之聲高歷一百五十餘年而後中正之聲乃定蓋奕世修德和氣薰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其四曰盛古帝王皆以明堂為先務後世知為崇配布政之宮然要妙之旨秘而不傳徒區區於形制之末流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且盛德在木則居青陽角聲乃作盛德在火則居明堂徵聲乃作盛德在金則居總章商聲乃作盛德在水則居

元堂羽聲乃作盛德在土則居中央宮聲乃作其應
聲之妙不可勝言一歲之中兼總五運凡麗于五行
者以聲召氣無不總攝鼓宮宮應鼓角角應彼亦莫
知所以使之者則永膺壽考歷數過期不亦宜乎其
五曰魏漢津以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九十之律三數
退藏故八寸九分為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
得中氣則用之宮架環列以應十二辰中正之聲以
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頓進八

音乃諧若立春在氣元之後則迎其氣而用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則所以感召陰陽之和其法不亦密乎其六曰乾坤交于亥而子生于黃鐘之宫故稟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于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聲具焉漢津以四清為至陽之氣在二十八宿為虚昴星房四者居四方正位統十二律每清聲皆有三統申子辰屬于虚而統於子巳酉丑屬于昴而統于丑寅午戌屬于星而統於寅亥卯未屬于

房而統于夘中正之聲分為二十四宿統於四清其七曰昔人以樂踶有時而獘故律失則求之於鍾鍾失則求之於鼎得一鼎之龠則權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渾淪之體律呂以達陰陽之情天地之間無不統攝機緘運用萬物振作則樂之感人豈無所自而然耶其八曰聖上稽帝王之制而成一代之樂以謂帝舜之樂以教冑子乃頒之於宗學成周之樂掌於成均乃頒之府學辟廱太學而三京藩邸凡祭

祀之用樂者皆賜之於是中正之聲被天下矣漢施鄭聲於朝廷唐升夷部於堂上至於房中之樂唯恐淫哇之聲變態之不新也聖上樂閒平淡之音而特詔有司制為宮架施之於禁庭房中用雅樂自今朝始云又為圖十二一曰五聲二曰八音三曰十二律應二十八宿四曰七均應二十八宿五曰八十四調六曰十二律所生七曰十二律應二十四氣八曰十二律鍾正聲九曰堂上樂十曰金鍾玉磬十一曰宮

架十二曰二舞圖雖不能具載觀其所序亦可以知其旨意矣天地相合五數乃備不動者為五位常動者為五行五行發而為五聲律呂相生五聲乃備布於十二律之間猶五緯往還於十有二次五運斡旋於十有二時其圖五聲以此兩儀既判八卦肇分氣盈而動八風行焉顓帝乃令飛龍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方是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未備後聖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聲者制為八音以聲召氣八

風從律其圖八音以此上象著明器形而下以聲召氣胳合元精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八宿以此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宫聲處中為四聲之綱二十八舍列在四方用之於合樂者葢東方七角屬木南方七徵屬火西方七商屬金北方七羽屬水四方之宿各有所屬每方之中七均備足中央七宫管攝四氣故二十八舍應中正之聲者制氣之法也二十八舍應七均之聲者和聲之術也其圖七均應二十八宿以此

合陰陽之聲而文之以五聲則九六相交均聲乃備黃鐘為宮是謂天統林鐘為徵是謂地統太簇為商是謂人統南呂為羽於時屬秋姑洗為角於時屬春應鐘為變宮於時屬冬𫎇賔為變徵於時屬夏旋相為宮每律皆具七聲而八十四調備焉其圖八十四調以此自黃鐘至仲呂則陽數極而為乾故其位在左𫎇賔至應鐘則陰數極而為坤故其位在右陰窮則歸本故應鐘自生陰律陽窮則歸本故仲呂自歸

陽位律呂相生起於復而成于乾終始皆本於陽故曰樂由陽來六呂則同之而已相生之位分則為乾坤之爻合則為既濟未濟之卦自黃鍾至仲呂為既濟故屬陽而居左自蕤賓至應鍾為未濟故屬陰而居右易始於乾坤終於既濟未濟天地辨位而水火之氣交際於其中造化之原皆自此出其圖十二律所生以此二十四氣差之毫釐則或先天而太過或後天而不及在律為聲在歷為氣若氣方得節乃用

中聲氣已及中猶用正律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以此漢津曰黄帝夏禹之法簡捷徑直得於自然故善作樂者以聲為本若得其聲則形數制度當自我出今以帝指為律正聲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清聲凡四共二十有八云其圖十二律以此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歌鍾居左歌磬居右近世之樂曲不協律歌不擇人有先製譜而後命辭奉常舊工村野癃老者斥之升歌之工選擇艱難故堂上之樂鏗然特

異焉其圖堂上樂以此金石之精稟氣於乾故堂上之樂鐘必以金磬必以玉歷代樂儀曰歌磬次歌鐘之西以節登歌之句即周官頌磬也神考肇造玉磬聖上紹述先志而堂上之樂方備非聖智兼全金聲而玉振之者安能與於天道哉其圖金鐘玉磬以此大晟之制天子親祀圜丘則用景鐘為君圜鑄鐘特磬為臣圜編鐘編磬為民圜非親祀則不用君圜漢津以謂宮架總攝四方之氣故大晟之制羽在上而

以四方之禽虡在下而以四方之獸以象鳳儀獸舞之狀龍簨崇牙制作華煥其圖宮架以此新樂肇興法夏籥九成之數文舞九成終於垂衣拱手無為而治武舞九成終於偃武修文投戈講藝每成進退疾徐抑揚顧揖各象方今之勳烈文武八佾左執籥右秉翟葢籥為聲之中翟為文之華秉中聲而昌文德武舞八佾執干戈而進以金鼓為節其圖二舞以此又列八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鐘曰鎛鐘曰編鐘曰

金錞曰金鐲曰金鐃曰金鐸其說以謂景鐘乃樂之祖非常用之樂也黄帝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鐘大世莫識其義久矣其聲則黄鐘之正律吕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鎛鐘形聲宏大各司其辰以官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月用律雜比成文聲韻清越錞鐲鐃鐸古謂之四金鼓屬乎陽金屬乎陰陽造始而為之倡故以金錞和鼓陽動而不知已故以金鐲節鼓陽之用事有

時而終故以金鐃止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鐸通鼓金乃兌音兌為口舌故金之屬皆象之石部有二曰特磬曰編磬其説以謂依我磬聲以石有一定之聲衆樂依焉則鐘磬未嘗不相須也往者國朝祀天地祭廟及大朝會宫架内止設鎛鐘惟后廟乃用特磬若已升祔后廟遂置而不用如此則金石之聲大小不侔大晟之制金石並用以諧陰陽漢津之法以聲為主必用泗濵之石故禹貢必曰

浮磬者遠土而近於水取之實難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為之其聲沈下製作簡質理宜改造焉絲部有五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其說以謂漢津誦其師之說曰古者聖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皆生成之數也師延拊一弦之琴昔人作三弦琴葢陽之數成於三伏羲作琴有五弦神農氏為琴七弦琴書以九弦象九星五等之琴額長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氣嶽濶三分

以象三才嶽内取聲三尺六寸以象朞三百六十日龍齦及折勢四分以象四時共長三尺九寸一分成於三極於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為一之義也大晟之瑟長七尺二寸隂爻之數二十有四極三才之隂數而七十有二以象一歳之候既罷箏筑阮絲聲稍下乃增瑟之數為六十有四而法乎隂琴之數則九十有九而法乎陽竹部有三曰長邃曰篪曰簫其說以謂邃以一管而兼律吕衆樂由焉三竅成樂三才之

和寓焉六竅爲遂六律之聲備焉箎之制採竹竅厚均者用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則箎之樂生於律樂始於律而成於簫律準鳳鳴以一管爲一聲簫集衆律編而爲器參差其管以象鳳翼簫然清亮以象鳳鳴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其說以謂列其管爲簫聚其管爲笙鳳凰于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故内皆用簧皆施匏於下前古以一十六簧爲竽十九

簧為巢十三簧為和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為別八音之中匏音廢絶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而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象九星物得陽而生九者陽數之極也七簧者以象七星筐之形若鳥斂翼鳥火禽火數七也土部有一曰壎其説以謂釋詩者以壎篪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聲必以壎篪為况嘗博詢其音葢八

音取聲相同者惟壎篪為然壎篪皆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于黃鐘終于應鐘二者其竅盡合則為黃鐘其竅盡開則為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壎篪相應革部十有一曰晉鼓曰建鼓曰鼗鼓曰靁鼓曰靈鼓曰靈鼗曰路鼓曰路鼗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其說以謂凡言樂者必曰鐘鼓葢鐘為秋分之音而屬陰鼓為春分之音而屬陽金奏待鼓而後進者雷發聲而後羣物皆鳴也鼓復用金以節樂者雷收聲而

後蟄蟲坯戶也周官以晉鼓鼓金奏陽為陰倡也建鼓少昊氏所造以節衆樂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懸而擊之謂之縣鼓鼗者鼓之兆也天子賜諸侯樂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柷先衆樂鼗則先鼓而已以靁鼓鼓天神因天聲以祀天也以靈鼓鼓社祭以天為神則地為靈也以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節之故曰雅鼓相所以輔相於樂今用節舞者之步故曰相

鼓登歌令奏擊拊以革為之實之以糠升歌之鼓節也木部有二曰柷曰敔其説以謂柷之作樂敔之止樂漢津嘗問於李良良曰聖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柷敔之義如斯而已柷以木為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虛為衆樂倡震為雷雷出地奮為春分之音故為衆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位寅為虎虎伏以象止樂背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之

窮夏之以竹裂而為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為十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而以陰止之又以度量權衡四法候氣運律教樂運譜四議與律歷運氣相表裏甚精微矣茲獨採其言樂事顯明者凡為書二十卷說者謂蔡京使咼緣飾之以告天下云

政和中太常言宗廟太社太稷並為大祠今太社太稷登歌而不設宮架樂舞獨為未備請迎神送神詣罍洗歸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亞終獻望燎樂曲

並用宫架樂設於北墉之北詔皆從之

議禮局上親祠登歌之制大朝會同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鐘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東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太廟則於泰階之東宗祀則於東階之西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設遂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列西上大朝會和笙在遂南塤一在遂南大朝會在篪南閏餘匏一簫

一各在巢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太廟於泰階之西宗祀於西階之東大朝會於丹墀香案之西設遂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列東上塤一在遂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巢笙南簫一在九星匏西鍾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太廟宗祀大朝會於殿上塤篪笙遂簫匏工並立於午階之東西太廟則於泰階東西宗祀則於西階之間大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西樂正二人在鍾磬南歌工四人在敔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西東向樂正紫公服大朝會服絳朝服方心曲領緋白大

帶金銅革帶烏皮履樂工黑介幘執麾人平巾幘並緋繡鸞衫白絹夾袴抹帶大朝會同又上親祠宮架之制景靈宮宣德門大朝會附四方各設編鐘三編磬三東方編鐘起北編磬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南方編磬起西編鐘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鐘間之俱北向又設十二鎛鐘特磬於編架內各依月律四方各鎛鐘三特磬三東方鎛鐘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特磬起北鎛鐘間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鎛鐘間之北方鎛

鐘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景靈宮天興殿鑄鐘編鐘編磬如每歲大祠宮架陳設植建鼓鞞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應鼓在右設柷敔於北架内柷一在道東敔一在道西設瑟五十二朝會五十六宣德門五十四列為四行二行在柷東二行在敔西次一弦琴七左四右三次三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次五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並分左右次七弦琴二十有三次九弦琴二十有三並左各十有二右各十有一宣德門七弦九弦各二十五並左十有三右十有二次巢笙

二十有八分左右宣德門三十三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間左二右一次簫二十有八宣德門大朝會三十次竽二十次篪二十有八宣德門三十六朝會篪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次塤一十有八宣德門朝會二十次篴二十有八並分左右宣德門篴三十六朝會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雷鼓雷鼗各一在右地祇靈鼓靈鼗各二太廟路鼗各二大朝會晉鼓二宣德門不設並在三弦五弦琴之間東西相向晉鼓一在匏笙間少南北向副樂正二人在柷敔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宣德門四十朝會三十有

六次柷敔東西相向列為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人在歌工之南北東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之左右北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右東向副樂正同樂正服大朝會同樂正朝服樂師緋公服運譜緑公服大朝會介幘絳褠衣白絹抹帶樂工執麾人並同登歌執麾人服朝會同

又上親祀二舞之制大朝會同文舞六十四人執籥翟武舞六十四人執干戚俱為八佾文武分列於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執纛在前東西相向舞色

二人在執纛之前分東西若武舞則在執旌之前引武舞執旌二人鼗二人雙鐸二人單鐸二人鐃二人持金錞四人奏金錞二人鉦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於宮架之東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後舞色長幞頭抹額紫繡袍引二舞頭及二舞郎並紫平冕皁繡鸞衫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引文舞郎及文舞郎並進賢冠黄鸞衫銀褐裙綠襹襠革帶烏皮履引武舞頭及武舞郎並平巾幘緋鸞衫黄畫甲身紫襹襠豹文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鞾引武舞人武弁緋繡鸞衫抹額紅錦臂鞲白絹袴金銅革帶烏

皮履（大朝會同）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編鐘一在東編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編鐘之北稍西敔一在編磬之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俱東西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編鐘之南西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午階之東（太廟別廟則於殿下泰階之東明堂祠廟則於東階之西）設篴一篪一塤一為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篴南巢笙一在篪南簫一在塤南午階之西亦如之東上（太廟別廟則於泰階之西明堂祠廟則於西階之東）鐘磬柷敔

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明堂太廟別廟於殿上祠廟於堂上塤篪笙

簫工並立於午階東西太廟別廟於太階之東西明堂祠廟於兩階之間若

不用宮架即登歌工人並坐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敔

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西

東向樂正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平巾幘樂工黑介

幘並緋繡鸞衫白絹抹帶三京帥府等每歲祭社稷祀風師雨師雷神釋奠文

宣王用登歌樂陳設樂懸並同每歲大中祠登歌樂又上大祠宮架二舞之制

四方各設鎛鐘三各依月律編鐘一編磬一北方應

鐘起西編鐘次之黃鐘次之編磬次之大呂次之皆北向東方太簇起北編鐘次之夾鐘次之編磬次之姑洗次之皆東向南方仲呂起東編鐘次之蕤賓次之編磬次之林鐘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則起南編鐘次之南呂次之編磬次之無射次之皆西向又設十二特磬各在鎛鐘之內植建鼓鞞鼓應鼓於四隅設柷敔於北架內柷在左敔在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祇以靈鼓靈鼗太廟別廟以路鼓路鼗）分東西在歌工之側瑟二在柷東次

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各為一列敔西亦如之巢笙竽篪塤篴各四為四列在雷鼓之後若地祇即在靈鼓後太廟別廟在路鼓後晉鼓一在篴之後俱北向副樂正二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南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宫架西北向副樂正本色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及樂工平巾幘服同登歌樂工凡軒架之樂三面其制去宫架之南面判架之樂二面其制又去軒架之北面特架之樂一面文武二舞並同親祠惟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繡

袍銀褐裙白絹抹帶與親祠稍異詔並頒行

尚書省立法新徵角二調曲譜已經按試者並令大晟府刊行後續有譜依此其宮商羽調曲譜自從舊新樂器五聲八音方全塤箎匏笙石磬之類已經按試者大晟府畫圖疏說頒行教坊鈞容直開封府各頒降二副開封府用所頒樂器明示依式造鬻教坊鈞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令輒高下其聲或別為他聲或移改增損樂器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砑鼓

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違者
與聽者悉坐罪
詔先帝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久不施用其
令畧加磨礱俾與律合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又詔
大晟雅樂頃歲已命儒臣著樂書獨宴樂未有紀述
其令大晟府編集八十四調并圖譜令劉昺撰以為
宴樂新書
臣僚乞以崇寧大觀政和所得珍瑞名數分命儒臣

作為頌詩協以新律薦之郊廟以告成功詔送禮制局

典樂裴宗元言乞按習虞書賡載之歌夏五子之歌商之那周之關雎麟趾騶虞鵲巢鹿鳴文王清廟之詩詔可

議禮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之小則有羽無籥謂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則有干無戚謂之干舞武舞又有戈舞焉而

戈不用於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嘗用戚乞武
舞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協古制又言伶州鳩曰大
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然
則鐘大鎛小也鎛小鐘也以宫商為鈞則謂之大鈞其
聲大故用鎛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羽為鈞則
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大而不用鎛然後
細大不踰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鎛鐘兩器其用不
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鎛鐘非特不分大小又

混為一𥳑復於樂架編鐘編磬之外設鎛鐘十二配十二辰皆非是葢鎛鐘猶之特磬與編鐘編磬相須為用者也編鐘編磬其陽聲六以應律吕既應十二辰矣復為鎛鐘十二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宮架樂去十二鎛鐘止設一大鐘為鐘一大鐘為鎛一大磬為特磬以為衆聲所依詔可

禮制局言尊祖配天者郊祀也嚴父配天者明堂也所以求天神而禮之其義一也則明堂宜同郊祀周

禮天神六變之樂其宮架赤紫用雷鼓雷鼗又圜丘方澤各有大樂宮架自來明堂就用大慶殿大朝會宮架今明堂肇建欲行剏置十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始以天運政治頒於天下是月也凡樂之聲以應鐘為宮南呂為商林鐘為角仲呂為閏徵姑洗為徵大簇為羽黃鐘為閏宮既而中書省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若以左旋取之如十月以應鐘為宮則南呂為商林鐘為角仲呂為閏徵姑洗為徵大

簇為羽黃鐘為閏宫若以右旋七均之法如十月以應鐘為宫則當用大吕為商夾鐘為角仲吕為閏徵㽔賓為徵夷則為羽無射為閏宫明堂頒朔用左旋取之非是欲以本月律為宫右旋取七均之法從之仍改正詔書行下自是而後樂律歲月右旋仲冬之月皇帝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於平朔授民時樂以黃鐘為宫太簇為商姑洗為角㽔賓為閏徵林鐘為徵南吕為羽應鐘為閏宫調以羽使氣適平季

冬之月御明堂平朔右个樂以大呂為宮夾鐘為商仲呂為角林鐘為閏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夾鐘為閏宮客氣少陰火調以羽尚羽而抑徵孟春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太簇為宮姑洗為商㽔賓為角夷則為閏徵南呂為徵應鐘為羽大呂為閏宮客氣少陽相火與歲運同火氣太過調宜羽致其和仲春之月御明堂青陽樂以夾鐘為宮仲呂為商林鐘為角南呂為閏徵無射為徵黄鐘為羽太簇為閏宮調

以羽季春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姑洗為宫蕤賓為商夷則為角無射為閏徵應鐘為徵大吕為羽夾鐘為閏宫客氣陽明尚徵以抑金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樂以仲吕為宫林鐘為商南吕為角應鐘為閏徵黄鐘為徵太簇為羽姑洗為閏宫調宜尚徵仲夏之月御明堂樂以蕤賓為宫夷則為商無射為角黄鐘為閏徵大吕為徵夾鐘為羽仲吕為閏宫客氣寒水調宜尚宫以抑之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樂以

林鐘為宮南呂為商應鐘為角大呂為閏徵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雞賔為閏宮調宜尚宮以致其和孟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右个樂以夷則為宮無射為商黄鐘為角太簇為閏徵夾鐘為徵仲呂為羽林鐘為閏宮調宜尚商仲秋之月御明堂總章樂以南呂為宮應鐘為商大呂為角夾鐘為閏徵姑洗為徵雞賔為羽夷則為閏宮調宜尚商季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右个樂以無射為宮黄鐘為商太簇為角姑洗為閏徵

仲呂為徵林鐘為羽南呂為閏宮調宜尚羽以致其平閏月御明堂闔左扉樂以其月之律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一日已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鐘也黃鐘即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閱前言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鐘為正聲又以一黃鐘為中聲則

黄鐘君聲不當有二况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吕居
黄鐘之次陰吕也臣聲也今減黄鐘三分則入大吕
律矣易其名為黄鐘中聲不惟分更帝力又以陰吕
臣聲僭竊黄鐘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
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
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黄鐘為中聲易大吕為中聲之
黄鐘是帝律所起黄鐘常不用而大吕常用也抑揚
扶陰退律進吕為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

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吕爲宫則本律正聲皆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人刋正訛謬著於樂書詔可攸又乞收已頒中聲樂在天下者

按補筆談云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太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弦之有十三汎

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弦其節亦十三盈尺之弦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為十三徽不獨弦如此金石亦然考工為磬之法已上則磨其耑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於擊而有韻處則與徽應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弦之有十三汎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葢未嘗及此不得正聲不足為器不得中

聲不得為樂按此則中聲安可廢哉

又按攸謂黃鐘君聲不當有二是已厥後乃有三

黃鐘律毋乃矛盾耶且天下固無正而不中亦無

中而不正者獨聲然哉

蔡攸上書奉詔製造太少二音登歌宮架用於明堂

漸見就緒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一太正少鐘三等

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鐘之外增黃鐘大呂

太簇夾鐘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

止以十二律正聲各爲一架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來討論並依律書所載止用五絃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爲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音其一三五七九絃太少樂内更不製造其三太正少篪三等謹按周官篪章之職歛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篪三孔律吕於是乎生而其器不行於世久矣近得古篪嘗以頒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正

少三等用為樂本設於衆管之前其四太正少遂塤篪簫各三等舊制簫一十六管如鐘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其四清聲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二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備八音不可闕數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閏餘尤無經見唯大晟樂書稱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黄鐘一清聲黄鐘清聲無應閏之理

今去閏餘一匏止用兩色仍改避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舊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黄鐘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並以正律林鐘為宫三笙合奏曲用兩調和笙奏黄鐘曲則巢笙奏林鐘曲以應之宫徵相雜䎱本宴樂今依鐘磬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為太正少三等其舊笙更不用其七柷敔晉鼓鎛鐘特磬雖無太少係作止和樂合行備設其八登歌宫架有搏拊二䎱按虞書戛擊

鳴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戛或擊或搏或拊與
虞書所載乖戾今欲乞罷而不用詔悉從之
按玉海云宣和元年三月十九日樂工張從寶上
古籥一管自陳世習其藝按之以聲悉協音律太
少正聲律吕咸備乞須行從之
又按是年復鑄景鐘附録於此揮麈後録宣和元
年八月丁丑皇帝詔大晟作景鐘是月二十五日
鐘成皇帝以身為度以度起律以律審聲以聲制

鐘以鐘出樂而樂宗焉於以祀天地享鬼神朝萬
國罔不用又在廷之臣再拜稽首上頌明明天子
以身為度有景者鐘衆樂所怙於昭于天乃眷斯
顧揚於大廷罔不時序億萬斯年受天之祜此翰
林學士承旨强淵明之文也
攸之弟絛曰初漢津獻說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
為九為黄鐘之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為容盛度量權
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少聲太者清聲陽也

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其間人道也合
三才之道備陰陽之竒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
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劉昺之兄煒以曉樂律進
未幾而卒昺始主樂事乃建白謂太少不合儒書以
太史公書黃鐘八寸七分琯為中聲奏之於初氣班
固書黃鐘九寸琯為正聲奏之於中氣因請帝指時
止用中指又不得徑圍為容盛故後凡制器不能成
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及

政和末明堂成議欲為布政調燮事乃召武臣前知

憲州任宗尭換朝奉大夫為大晟府典樂宗尭至則

言太少之説本出於古人雖王朴猶知之而劉昺不

用乃自剏黄鐘為兩律黄鐘君也不宜兩時蔡攸方

提舉大晟府不許他人預樂有士人田為者善琵琶

無行攸乃奏為大晟府典樂遂不用中聲八寸七分

琯而但用九寸琯又為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太聲一

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是為三黄鐘律矣律與容盛

又不翅數倍黄鐘既四寸有半則圜鐘幾不及二寸諸器大小皆隨律益但以器大者為大小者為小樂始成試之於政事堂執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於明堂布政望鶴愈不至篠又曰宴樂本雜用唐聲調樂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調其均自隋唐間已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已兩律然劉昺止用所謂中聲八寸七分琯為之又作匏笙塤篪皆入夷部至於徵招角招終不得其本均

大率皆假之以見徵音然其曲譜頗和美故一時盛行於天下然教坊樂工嫉之如讐蔡攸復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既成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傳於世矣二年八月罷大晟府製造所並協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豐城縣民鋤地得古鐘大小九具狀制奇異各有篆文驗之考工記其制正與古合令樂工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繪圖以聞七年十二月金人敗盟

分兵兩道入詔革弊事廢諸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教坊額外人並罷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樂軒架樂舞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明堂布政閏月體式景陽鐘并虡九鼎皆亡矣

按玉海云宣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洪州豐城縣得古鐘九有篆文其聲中無射詔令投進又按馬端臨曰大樂由建隆迄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西

京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吕於是歷建隆後有和峴樂仁宗留意樂律判太常寺燕肅言鍾久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髙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鍾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為磬範中金為鍾圖三辰五靈為鍾之飾于是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集侍從禮官參定聲律而阮逸胡瑗實主其事更造磬鍾止下

一律以大安名之鐘聲弇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
用之常祀朝會焉于是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嗣
守成憲未遑有所制作閒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
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
傑請遵行祖訓一切下王朴二律用仁宗所制編
鐘追考成周用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
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
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于是元豐中有楊傑

劉几樂范鎮以爲聲雜鄭衛退而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初以樂求上按試于庭比李照樂下一律于是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以爲出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欲制作以文太平有方士魏漢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說請帝三指爲黄鐘之律度鑄帝鼐景鐘謂之雅樂賜名曰大晟頒之天下播之教坊于是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四朝史志序言宋樂中興以

來其制屢易本末大槩如此然李照阮逸劉几之樂行而隨廢范鎮之樂元未嘗行至大晟樂既成始盡棄舊樂以其制頒行天下葢建隆之樂至崇寧而始盡變耳嘗試論之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吕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

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葢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

聲則亦何取焉兟照傑漢津之説亦既私為工師所易而懵不復覺方且自詭改制顯受醲賞則三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張文收輩之萬一也哉